

『赣鄱情·家·国·梦』长篇小說丛书

青春祭

谁的青春不迷茫？关键看觉醒
人的一生很短暂，过程即人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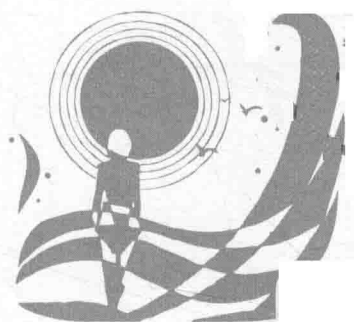
喻军华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青春祭



喻军华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春祭 / 喻军华著.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210-09950-5

I . ①青… II . ①喻…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7404 号

青春祭

喻军华 著

责任编辑 : 王一本

封面设计 : 同异文化传媒

出 版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重点图书出版中心电话 : 0791-86898683

发行部电话 : 0791-86898893

邮 编 : 330006

网 址 : www.jxp-ph.com

E-mail :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8

字 数 : 390 千字

ISBN 978-7-210-09950-5

赣版权登字—01—2017—93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 : 52.00 元

承 印 厂 : 江西茂源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上 卷

第一章

你最好去死。回忆中的死亡气息	002
----------------	-----

第二章

南山第一天，像老鼠沿墙角溜来	004
抽烟的老太婆。准备状告我的小女子	011
哭泣的丁小毛。一个不平静的夜	016

第三章

热闹的教师节，落寞的我	023
南山学堂之一：金铭邦的精神家园。挂在屋檐下的咸鱼	030
南山学堂之二：尸骨未存的金志国。玻璃墙的两边	037
南山学堂之三：易源给金铭邦的信	042
南山学堂之四：台晨风给金志国的信	044

第四章

校长给的教训。美女送来铺盖	047
好玩的绰号。如镜中花水中月的往事	055
难以忍受的诱惑。我的坏名声	062

第五章

家与家的联想。刻骨铭心的教育	069
迷茫的除夕夜，不再是别人的罗珍妮	075
未能成功的出逃。拒绝一起睡	081

第六章

南山学堂之五：老金的另一段感情。重归寂寥的南山	090
-------------------------	-----

第七章

丁小毛再次落空的追求。珍妮想要的生日礼物	097
告别一场恋爱，开始另一场	106
柳雅欣的挑衅。祸不单行的事情	111

第八章

生日宴风波。灭亡与疯狂	119
阴谋，及其他	128
同居的后果。鬼节来临	135

下 卷

第九章

与选择有关的，与选择无关的	142
关于诚实的一堂课。举报风波	148
关于死亡，及其拥抱死亡的诸种方法（一）	155
关于死亡，及其拥抱死亡的诸种方法（二）	157

第十章

贝贝的检讨书	162
樊桐影的证明书	164
丛国正的悔过书	168

第十一章

珍妮的愤怒。或许我还在逃避	172
不同的人物，不同的遭际	179
难得的好消息。关于文化的一次长谈	185

第十二章

突如其来的林晓宁，如何面对	193
一个人的晚餐，两个人的心思	202
无法回复的信息。人祸甚于天灾	209

第十三章

没有了酒，这世界还剩下什么	217
丁小毛自杀。被遮掩的秘密	224
肺穿孔。千疮百孔的人生	231

第十四章

无法打开的心门，无法再续的缘	239
告别南山，一座南方的山	244
又是除夕夜。最后一次拥抱	251

第十五章

陈新的死亡证明	258
张何的死亡证明	259
丁小毛的死亡证明	260

第十六章

属于别人的婚礼。必须面对的嘲弄	262
真正的惊喜。未知最终的选择	268

上卷

第一章

你最好去死。回忆中的死亡气息

如今，我常常想起法院下达判决书的第三天，与丛国正最后相见时的情景。

接见室条形桌的两端，相距两米，他一直热切地注视我。

我低下头，再次打量自己平放桌面的十根手指。它们有些瘦，指关节间的褶子很难看，像蚂蚁麇集，更像一位百岁老奶奶皱褶累叠的脸。

“贝贝，这么长时间不见，爸真想你。”

他干瘦苍白的脸漾起笑容。是的，他在笑！我听到了他的笑声。他竟然笑得出来。

我抬头望过去，像扫视一堵坍塌斑驳的土墙。

“你妈身体怎样？她……还好吧？”

他怯怯地问，笑容僵在脸上，像贴上两张膏药。我继续盯住他。

“贝贝，你妈现在到底怎样了？告诉我好吗？”他哀求。

“你最好去死。”我淡淡地说。

“你说什么？”

他追问，脸顿时涨红。我想，他完全听清楚了我说的每一个字，听明白了我话中的确凿意思。只是，他不相信我会说出这样的话罢了。

“你最好去死！”我一字一顿重复。

“去死？贝贝，你还是不是我丛国正的儿子？你竟然叫自己的爸爸去死，你疯了？”他暴跳如雷。

“坐下！”

角落里传来警察威严的声音，好似如来佛祖的手轻放他的头顶。他霎时感觉千钧之重，立即悻悻地坐下，瞪眼逼视我。但我已不再害怕。从小到大，我就害怕他锐利、凛然的目光。曾几何时，在我心中，他的目光代表着诚实、正直、尊严和秩序，代表着家庭的和睦、温馨、完整和永久。

但我不再害怕。

“哪怕我犯了死罪，作为儿子，你也不应该催我去死吧？”他喃喃地说，俯靠在方形桌上。一摊从母猪腹部卸下的肥肉。我听见桌子的嘎嘎声。

“你不死，我妈就会死。你，或者她，选择吧！”我感觉一丝冷笑挂上我嘴角。

他双手支在条形桌上，抬头，微张嘴，目光呆滞。

“所以，你最好去死。”我冷冷地说。冰冷的声音在接见室回荡，我情不自禁打了个寒战。

“并且，尽快死。”

“不，不，我不想死……十三年，不，也就六七年，我就能出来，到时再好好做人。为什么要死呢？不，不能死……都不要死，我不要死，你妈也不要死。告诉她，让她等我，我出来后一定好好报答她。求你了！告诉她要好好地活着。好好活着啊！”

他断断续续低语，慢慢地垂下头，宛如端坐地上剖腹自杀，一个已经死透的日本侵略者。

三年后，我在另一座城市，突然得知丛国正的死讯时，已经完全没有彼时的冷静与刻毒。

这个我曾经喊为“爸爸”的男人，死时，没有一位亲人在侧。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狱警询问他是否通知家人，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不起，我没有家人。”我无法猜测他何出此言，他那时的心绪如何。但他心里很清楚，他的至亲之人还有我，还有他的一个哥哥，并且，他的父母健在。或许，在写过那么多真正触及灵魂的忏悔材料后，他终于觉察，他这一生是多么滑稽可笑。

一个真正的笑话。

无论如何，他的父母不会原谅他。那么多年，他每次对我妈妈和我说回老家探望父母时，却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在另一个地方，尽情享受他的浪漫与激情。

但是，我终究得承认，这个男人，是我爸。只是，他现在追随我妈妈，去了另一个世界。

第二章

南山第一天，像老鼠沿墙角溜来

八月中旬，我接到电话通知：我被正式录取为东阳镇小学数学教师。

之前，我以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报名应聘。永庆开发区招聘教师简章规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应聘者，免笔试直接进入面试，且面试成绩加10分，再与其他考生笔试与面试成绩的平均分排名。如此优惠条件，应该说硕士研究生考生想不被录取都难。可最终，我是唯一一名具有如此学历的考生。

31日上午，我下火车一出站便打的赶赴永庆开发区管委会大楼。当我背着一个硕大的黑色旅行包，提着一个大号黑色旅行箱，气喘吁吁跑上二楼，迈步走进社会事业局的会议室时，离规定的报到时间已过去5分钟。里面两台立式空调呼呼地吹，我的满头大汗瞬间蒸发，浑身感觉无比凉爽。前面三排位置坐满朝气蓬勃的年轻男女，他们不时埋头填写，有的面露微笑，有的紧锁眉头。一名高个子站在主席台靠窗一侧，打量着这群对他而言可能同样陌生的新教师。当他的目光转向门口，我赶紧说：“对不起，我迟到了。”他笑了笑，走到主席台正中：“没事。你叫什么名字——哦，樊贝贝——你和他们一样，把东西放走廊好吗？……呵，携带这么两大件，你恐怕将整个家都搬来了吧！”台下有人哧哧地笑，我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的，不由得低下头，转身走出会议室。不过，高个子说得对，我整个家，就在这两大件里。

放置好行李再度进入会议室，高个子递给我一张信息采集表，吩咐我填好上交。我接过表转身走向后排空位。慢慢地，陆续有人将表放置主席台桌子上。几分钟后，我也填写完毕交过去。高个子俯身看了看问：“怎么不填手机号？”我平静地答：“老家的号停机，准备在这边办一个新号。”高个子哦了一声说：“那得赶紧办。万一有事，联系不上耽搁了可就麻烦。”我点点头，默默地回到座位上。接着，高个子开始介绍开发区的建设情况：永庆开发区主要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两大产业。目前，在开发区落户与太阳能密切相关的上中下游企业有68家，其中有近10家企业在全国、亚洲乃至全世界都赫赫有名。去年，永庆开发区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市经济总量的65%。可以说，永庆开发区已成为永庆市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工业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前年，永庆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要将永庆市打造为全国太阳能之都。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到每一个开发区

人的肩上。

高个子正宣讲得唾沫飞溅时，进来一名五十来岁，戴着眼镜，凸起的肚脯好似铁锅倒扣的男子。他身后跟随一名矮个子年轻小伙，左手端着茶杯，右手握着一叠稿纸。高个子随即刹住话头，侧身，左臂夸张地伸出，掌心向上朝向笑意浓浓的中年男子。

“各位新老师，让我向你们隆重介绍：这位就是我们社会事业局分管教育的张中楷副局长，符勇局长说他实际上就是开发区的教育局局长。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局长作重要讲话。”说完，高个子带头鼓掌。

噼噼啪啪的掌声中，矮个子年轻小伙迅速跨过几步，将茶杯和稿纸放置主席台桌面正中，旋即退下。张中楷走上主席台，微微颌首致意坐下，脸上的笑容倏忽不见。待掌声停止，他一本正经拿起桌上的稿纸翻了翻，干咳几声，然后环视台下。

我突然心生厌烦，低头专心旋转手指间的圆珠笔。然而耳旁张中楷尖细的声音，怎么也避不开。

“同志们，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和符勇局长，对你们如期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最诚挚的欢迎……刚才，秦同明科长向你们简要介绍了开发区的一些基本情况，还有本次招聘的目的意义。我不再赘述。在此，我想讲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是宣布你们分配到各学校的名单，二是提四点要求与大家共勉。下面，我宣布分配名单。根据各乡镇办事处和局人事科的意见，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并报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同意，本次招聘教师的分配计划为：陆怡，开发区第一小学，英语；龚小杰，开发区第一小学，体育……樊贝贝，东阳镇南山小学，数学……”

我抬头，知道了高个子姓名为秦同明，我即去任教的学校叫南山小学。南山小学，南山——我默念着这个词，不禁鼻端漾香，耳边啁啾，眼前浮现一片郁郁葱葱的山林。

“柳雅欣，东阳镇南山小学，语文……”

呵，还有一同分配到南山小学的！我不禁莞尔。环顾黑压压一片的后脑勺，我暗自猜测柳雅欣老师会是哪一位。这时，一名身穿绿色长裙，长发用紫红色水晶簪子扎在脑后的女孩起身，猫腰穿行至走廊转向后排，最后竟然径直过来坐到我身旁。“嗨，我叫柳雅欣，”她瞪着两只鸡蛋大的眼睛打量我，脸似瓷器的釉面光滑精致，声音轻柔似手握一团棉絮，“樊贝贝，我们要待在同一个战壕打拼呢。来，认识一下吧——”她伸过手，手指纤长得惊人，我犹豫了一下，将手伸出。她猛地握住，使劲地摇晃两下，松开，冲我嘻嘻地笑。我望见她戴的假睫毛那么

长，那么卷，简直可以在中指上环绕一圈。她浑身散发的浓郁玫瑰香味，差点要将我熏倒在地。

“我老家永庆市向安县。你哪啊？”柳雅欣轻声问。

“湖南。”我继续转动手指间的笔。

“湖南哪呢？”

“.....”

“江西师大应届毕业生。你呢，往届？”

“大概。”

“大概？不明白。你这人，不爱说话，还是不愿说？”

“都不是。”

“好奇怪啊。那是？”

“不知道说什么。”

“简单地回答问题也不会？”

“我想，作为老师，提问居多。”

“说得也对。”

柳雅欣或许感觉寡然无味，快地瞟了我一眼，起身踏着高跟鞋袅袅地返回原位。我又开始默念南山小学的名字，南山——确实是一个颇有情趣的名字，不知它和陶渊明笔下的南山，是兄弟，抑或姊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南山，有人认为只是陶氏居所南面的一座山，也有人认为所指为终南山或商山四皓隐居那座南山，孰是孰非，难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南山所蕴含的意味，已远远超出一座土石堆积的“山”。南山小学，会是一所怎样的小学呢？它和南山又有怎样的情缘呢？

阵阵掌声将我从胡思乱想中惊醒，抬头望向主席台，张中楷已经起身准备离去。老天，他所提的四点要求，我可是连一点都没听清楚。

“各位老师，刚才张局长所提四点要求，其实也是区党工委管委会的要求，希望你们切实把这四点要求贯彻落实到今后的工作生活中，为开发区的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好了，今天的报到会到此结束。我们已经安排各学校的校长前来对接。最后，祝愿各位在开发区顺心如意！”秦同明说完，转身至门口朝外面喊：“都进来吧，可以接人啦！”

顿时，校长们蜂拥而入，欢笑着自报家门。

嘈杂声中，我正努力寻找“南山小学”的声源，柳雅欣站在主席台冲我招手喊：“樊贝贝，这儿！这儿啊！”她的身旁，站着一名中等个儿和张中楷年纪仿佛的

男子，挺起的肚子比照张中楷，大概是副局长大人的十分之八九，倒背头，发质油亮，国字脸洁净，白衬衫挺括整洁。这一男一女站主席台上的情形，恰似一棵弱柳下拴着一头神气活现的大黄牛。我使劲忍住笑，挤身过去。“大黄牛”哈哈地笑，在主席台远远地朝我伸出大手。

“我是南山小学校长黄太。樊贝贝，樊老师——”黄太一手握着我的手，一手指着，喜笑颜开。那神情，仿佛我是他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和我想象中一样帅。听说，你是这次招考中唯一的硕士研究生，能分配到我们南山小学，我们热烈欢迎！”黄太松开手，又指向柳雅欣，“秦同明科长透露，你是一名多才多艺的才女，特别是歌唱得相当好。我也喜欢唱歌。什么时候教教我吧……一男一女，都是才貌双全，我看开发区今年招聘教师，我们南山小学算是最大的赢家。”黄太一边说，一边引领我们往外走。柳雅欣扯扯我的胳膊问：“硕士研究生，当真？”我点点头。她又问：“硕士研究生选择当小学老师？就这么喜欢？”我转头瞧着她困惑不已的模样，笑了笑不置一词。

在走廊，我背起旅行包，黄太帮我提着旅行箱，柳雅欣找到自己的白色双肩包背上，一同随闹哄哄的人流下楼。当我们三人在一楼大门口台阶上一出现，炎炎烈日下，站在台阶左侧不远处两辆摩托车中间的一位高个壮实男子，立马小跑过来，闷声不响接过黄太手中的旅行箱。黄太冲他说：“我说丁小毛，你就不会到大厅等，呆头傻脑的。那么毒辣的阳光下晒着，你还嫌自己不够黑吗？”

丁小毛冲我们嘿嘿地笑了笑，露出满口雪白的牙齿。他的年龄大概四十岁出头，脸和胳膊呈现暗褐色，再加上黑皮鞋，深蓝色直筒裤，皱巴巴的灰格子短袖衫，看上去确实黑不溜秋。他的头发似割倒在田野晒过两天的枯草，眼睛直愣愣地没有亮泽，整个人没精打采，像一头蔫头耷耳营养不良的水牛。我不禁多瞧了他两眼。

“介绍一下，”来到摩托车旁，黄太指着“水牛”说，“丁小毛，我们学校的总务主任兼报账员。今后你俩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

黄太介绍完我和柳雅欣，丁小毛郑重地说：“欢迎两位。我一定遵照黄校长的吩咐，在生活方面为你俩服务好。”

“赶紧走吧！这天热得人简直要中暑。”

黄太说着骑上摩托，招呼柳雅欣坐上去。我和丁小毛正商量旅行箱怎样放置时，黄太的摩托车已经呼啸而去。旅行箱终究太大，摩托车坐上驾驶员和我，再加上我后背那么大一个旅行包，已没有它的位置。于是丁小毛决定将它暂时放一楼门卫，他送我到南山小学后再过来一趟。

“这样，太麻烦了吧？”我有些不知所措，瞧着提在丁小毛手上的大家伙，不禁暗自埋怨自己。其实，有些日常用品，完全可以到学校后再买。

“没事。也就几公里路，骑摩托很快的。”丁小毛提着旅行箱走上台阶，跑进大厅。

终于，我们出发了。摩托车离开大楼，飞快地朝前行驶，我双手抓住丁小毛结实的肩膀。醋一般的酸汗味，浓烈的烟草味，混杂一起刺激着我的鼻腔。我差点想缩回手捂住嘴鼻。但我终是忍住，慢慢地呼吸。宽阔干净的水泥路似汹涌的波涛扑面而来，两旁的林木楼房向后疾驰，整齐呈方格状的厂房一一呈现。蓝的天，白的云，好久没有见到的绵绵天空，好久未曾有过的舒畅心情，让我有一种大吼两声的冲动。永别了，我的故乡！永别了，我的爱！永别了，我过往的生活！我将会在眼前这片土地上开始我的新生活。虽然我尚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但像梅雨时节室内潮气一般的苦闷，像夏至暴风雨来临前一般的压抑，像雨夹雪一样纠缠不休的困惑，现在，它们就一颗颗熟透的果子，断然从树上掉落。没有人会将它们拾起，甚至不会有人发现它们的掉落。它们，会在冬天里默默腐烂，最终化为不知怎样生命的养料。

摩托车穿行在两旁繁茂的矮山丛林之间，拐上一条稍窄的乡村公路后，往东行驶大概三四分钟，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丁小毛刹车，右脚支地。在我左边，道路蜿蜒前行两三百米，一块平整过的坡地上建有一家公司，围墙内几排厂房，几栋高楼，半空中或一抱粗或碗口粗的管状物纵横交错；右边毗邻马路坐落一个院子，里面一栋三层的楼房，数棵尚未到果期的枇杷树，楼道口前停放一黑一红两辆小车。十字路口前方两旁紧挨山脚，散落着三五栋楼房，有一栋大门敞开，门口摆着一烟摊。丁小毛指了指右边的院子，说是南山村委会。指向左边时，他未说先笑：“瞧瞧，XH公司，亚洲最大的多晶硅企业。中文名鑫豪公司，英文名也不知称作什么，反正我们都喊它‘笑话’公司。”

“‘笑话’公司？”

“汉语拼音‘Xiào Huà’，缩写为XH，XH公司，不就是‘笑话’公司吗？”我不由得呵呵地笑。

“从右边马路上去，几分钟就到我们学校。”

丁小毛松开刹车，挂上挡，摩托车朝右一拐，突突地往上行驶。三四百米后，大门左侧挂有“南山小学”白底黑字木牌的院落出现在眼前，我正待打量一番，丁小毛叫道：“到了！”猛踩油门，摩托车闯进敞开的校门，奔过篮球场，掉转头穿过一高一矮两栋房子中间的水泥道，冲到一幢两层的长房子前戛然停下。

“教工宿舍楼。每个房间都带卫生间，装有空调和电热水器，配有席梦思单人床、衣柜，据说住宿条件全区学校最好。”丁小毛从我后背卸下旅行包自己背上，笑着介绍，“这应该感谢‘笑话’公司。”

“公司捐助？”我舒展双臂，长长地透口气。再看丁小毛，嘴角动处，眉开眼笑，和刚才在管委会判若两人。

“对。‘笑话’公司有二三十个孩子在我们学校就读。8年前，黄校长刚上任时，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烧到‘笑话’公司，以搞好厂校关系为名，要求‘笑话’公司对学校宿舍进行改造。不料他去协商时，‘笑话’公司死活不买账。没办法，黄校长只好央求老金出马。老金本不情愿去，可想着黄校长是她扶持当上校长的，只好出面找到公司董事长，倚老卖老，软硬兼施，弄得他一点辙都没有，最后乖乖地出钱出力。呵呵——这件事，让我们再次见识到老金的泼辣和胆识。”

“老金？”

“已经退休。可一直赖在学校不愿离开。哎，自己要求在食堂负责做饭，说是可以为学校省下聘用工友的工资。这个老金！对了，我给你准备的是217房间。走，我带你上去。”

刚到楼道口，迎面说说笑笑并排从二楼下来黄太和柳雅欣。

“咦，才到？”

柳雅欣歪头朝我眨巴着大眼睛。我回以淡淡的微笑。

“赶紧。马上在会议室召开见面会。”黄太朝我点点头，转而对丁小毛说。

丁小毛哦了一声，说还要去局里帮我取旅行箱。黄太掏出手机看时间。

“箱子干吗不一起拖回来？你做事……已经11点，上一趟管委会来回得20分钟。我看，你还是中饭后再去！”

丁小毛一声不吭上楼。我赶紧笑着对黄太说：“没事，箱子里的东西也不着急用，丁主任什么时候去取都没关系。黄校长，我和丁主任放下东西就过来开会。”

中午，我正在房间整理旅行包，丁小毛提着箱子敲门进来。我接过将它竖靠卫生间一侧墙壁，然后从书桌的抽屉拿出两包黄芙蓉王。

“你好像不抽烟吧？这是……”丁小毛眼中掠过一丝惊讶的神色，用手挡住递过去的烟。

“害你又跑一趟开发区，实在抱歉。我不抽烟，但你会啊。刚才在学校小商店买的。拿着吧……真的很感谢！”我将香烟强塞在丁小毛手中。

“呵呵，还有跑腿费，不错啊。不过，小樊，我们现在是同事，你这样做太见外了。”丁小毛在床头左侧的椅子上坐下，微笑瞧我。

“这烟，多少钱一包？”

“二十六。”

“村委路口那家小商店，二十三。”

“学校的商店，老师自己经营？”

“不是。对外招标。现在的承包者是黄校长的姨妈。做学生和学校招待客人的生意，老师个人很少上那买东西。你买东西……也尽量到外面买吧。里面确实有点贵。”

“每年的承包费？”

“一万。上半年五千，下半年五千，都贴在学校食堂。”

丁小毛和我闲聊了一会，说有些迷糊，想回房间眯会儿。我送他出去，关好门转身，瞧见两包香烟整齐地码在床头柜上。

下午一上班就连续参加两个会。先是工作分工会，宣布每名老师的任职任教情况。我教六年级两个班的数学、品德与社会，三（2）班的自然，每周14课时。紧接着语、数教研组分别牵头召开教研会。随后各班打扫教室准备明天学生报名。我在三楼六年级两个班来往帮忙，直累得汗流浹背。至晚饭时间，两个教室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和搭班的两位班主任一同下楼时，她俩不住地向我道辛苦。我摇摇头，开心地笑着。长这么大，我好像从来没有如此卖力地扫地，整理桌子，擦拭门窗。但我觉得自己乐在其中。从此以后，我将一个人独立生活，我将用自己的双手养活一个新的我。对此，我充满信心。只是，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下去。如果不能坚持，我又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我害怕自己再次选择逃离。

吃过晚饭，我没有逗留，赶紧回宿舍房间洗澡，洗衣服，之后擦干头发四肢舒展躺在床上。脑中回想一天来发生的事情，感觉这一天的时间如此漫长。似乎长过我过往的一生。跨越千里的空间到达南山小学，那么多的事，那么多的人，接二连三在我面前呈现，简直让我穷于应付。但我的心如此轻松，从未有过的轻松。一个人，一生中能有这样的经历，不是很好吗？我觉得很好，真的。只是，那个在妈妈去世后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又开始在我心头翻滚。是啊，未来的日子我将怎样度过？也许此生，我应该一辈子俯身大地，贴耳聆听泥沙浅吟。如此最好。但是，我只做一名倾听者吗？只做多重奏大合唱的听众吗？逃难者呵，你还能有怎样的选择？你已经选择了逃离，逃到一个如此陌生的地方，逃到一个只有靠自己努力才能抚慰自己心灵的地方，你还想有怎样的奢求？你应该感谢上天，你的避难所南山小学，看来条件不错。是的，我已经感觉到，它虽说位于热火朝天的开发区，但其实还是一处幽僻之所，安静，舒适，挺适合我当下的状态。我似乎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所学校。老师们都很热情，黄校长一团和气，丁小毛那么热心，只是原则性过强，给他烟也不收。不过，一同来的柳雅欣……断断续续的蝉声传来，暮色开始渲染窗外的天空，黄昏的沉静，除了蝉的吟唱，似乎别无所闻。

我困了。睡意像老鼠沿着墙角溜来，我不由得迷迷糊糊闭上了双眼。

抽烟的老太婆，准备状告我的小女子

清晨，被叽叽喳喳的鸟声吵醒后，伸手摸过床头柜上的手表，睁眼一看：6时28分。想来我睡了将近11个小时。突遭变故以来，我还从未有一晚睡得如此踏实而长久。微笑漾上我的脸。再次闭上眼睛聆听鸟啼三分钟，我骨碌起床，洗漱完毕，出门来到操场。

转着扭腰器，我打量这座陌生如海底世界的校园。高过两米水泥粉刷的围墙，墙面绘着少儿宣传画，顶上遍插碎玻璃片儿。沿着围墙排列的梧桐树枝繁叶茂，一抱粗的树干遍是骨瘤，树皮皴裂，看上去都是有些年头的老树。右扇校大门套着一道小门，临旁一间碉堡似的矮房子，那是学校的小商店；大门左侧一排平房为食堂，正中一间为厨房，左右两间为教师、学生餐厅。食堂与教学楼之间，有一条两米宽的水泥路通向后方的宿舍楼。宿舍楼前面是大块与食堂后墙相连的闲地。这是学校一处幽静的小园林，杂树丛生草蔓相缠，中间毗邻围墙处耸立一个高高的水塔，旁边一口老井，一个破落的水泵房，一条长约30米窄窄的石子路，连接着水泵房与水泥道。三层的教学楼背靠南山，正对校大门，左侧篮球场靠近食堂，右侧为植有单杆、双杆、扭腰器、双人跷跷板、乒乓球桌的小型运动区。我想，就我所见过的城区一些小学设施条件，可能还要逊于南山小学。难怪，昨天和六（1）班班主任古老师打扫卫生时，她神秘秘说我和柳雅欣能分配到南山小学，那是相当了不得的事。如此看来，在老师们心目中，南山小学的地位确实非同一般。我应声说我好像没什么感觉，古老师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微笑着说：“你或许没感觉，但柳老师肯定有。听说她找关系找到区党工委书记，最后才分配到南山小学的。”我淡然地说，我可没找关系。古老师一听，顿时大笑起来，她抬头望向我：“你那硕士研究生学历摆着，不一样啊。我看你不仅在全区，可能全市都是第一个到农村小学任教的硕士研究生。据说为你分配的事，张局长代表局里，特意跑镇里找过书记和镇长。”听闻张中楷因为我，专程前往东阳镇找主要领导说项，我多少有些感动。昨天在会场他留给我的糟糕印象，好像突然间改观不少。

这时，食堂工友站在厨房门口走廊，朗声朝我招呼：“小樊老师，早啊！”这名六十多岁的妇人，留着一头乌黑齐耳短发，几近一米七的个子，腰板挺直，精神矍铄，看上去依然给人一种高高大大风风火火的感觉。奇怪的是，作为南山小学的前任校长，退休后怎么会甘心留在学校当一名厨工？